

清版插图本

金瓶梅续

(清) 紫阳道人 纳音居士著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排善良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1
第三十五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8
第三十六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19
第三十七回	三教堂书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傍门	29
第三十八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37
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49
第四十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58
第四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蜜约	67
第四十二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77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82
第四十四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89
第四十五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95

第四十六回	傻公子枉受私关节 鬼门生亲拜女房师.....	106
第四十七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115
第四十八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痲子听骷髅入道.....	122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132
第五十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139
第五十一回	典金环老婢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148
第五十二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庞大师传丹入海.....	157
第五十三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171
第五十四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184
第五十五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195
第五十六回	扬州城分副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206
第五十七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姐选夫赠衲.....	213
第五十八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挾懶.....	222

第五十九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上南海孝子寻亲.....	234
第六十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242
第六十一回	龙海珠归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归空.....	249
第六十二回	活阎罗判尽前身 死神仙算知来世.....	256
第六十三回	玳员外修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267
第六十四回	三教全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276

第三十四回

排善良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圆觉经》曰：

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真妄同源，初无二体，倘得宝心，即妄皆真，触处融通，随机解脱。

单说人心原号太虚，生来没有一点障碍的，能将太虚心不受那欲心、邪心、妒疾心、执着心、狡猾心、贪爱心、怒杀心，种种解脱，自然成佛成圣。今按《太上感应篇》中说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贬正排贤，妄逐朋党，分明说在朝廷有位君子，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闺房中言语，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说到缙绅君子上去。不知天下的风俗，有这贞女义夫，毕竟是朝廷的纪纲。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纪纲，才有了风俗，有了道义，才有了纪纲，有了风俗，才有了治乱。一层层说到根本上去，叫看书的人知道这淫风恶俗从士大夫一点阴邪妒忌中生来，造出个不阴不阳的劫运，自然把礼义廉耻四个字一齐抹倒，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如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系风俗。看到蔡太师受贿推开，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户，又有那蔡状元、宋御史因财纳交全无官体，自然要纲纪凌夷，国家丧灭，以致金人内

犯，二帝北迁，善读《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学西门庆大官人的心，天下妇女都要学金瓶梅的样，人心那得不坏，天下那得不亡，所以讲道学的要看圣人著经的主意，因此前二回讲了淫女丑状，只得说正论一番，使正人君子知我做书的不是邪说。单表这宋高宗南渡，建炎三年立了汪国彦、黄潜善为相，因见高宗惧怯金兵，力主和议，恐建康只隔一江不能自守，要走到杭州建都，改名临安，不日渡江南去。那些文官李纲、张浚、赵鼎、张所，武将岳飞、韩世忠、刘琦、吴玠等，苦苦上疏，劝留北方。恢复旧地，俱为汪黄所阻。因恐这些大臣们不服，就上了一本，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把那元裕党人碑重新印行天下，把王安石、蔡京、章惇、吕惠卿一班奸臣说是君子，把司马光、苏轼、程颐、刘摯等一班指为党人，凡系党俱是黑字。凡系奸，俱用朱字。就说李纲等一起忠臣是沽名钓誉，专权误国。因与金人讲和把李纲练就兵马钱粮尽行停止，谪贬往江西去了。凡系讲恢复的指为党人，一切不用。把王安石的新书颁行天下，依旧要配享圣庙。那些王安石、蔡京门下小人渐渐出来用事，着谏官上了一本，将谪贬的、正法的这些奸臣们，一个个追封的，加谥法的复职的，谓之讲和。又可笑这些邪人们也不讲朝廷军机大事，也不管金兵将到江北，依旧这个一本，那个一本，某人该荫子孙，某人该加赠某官，终日在朝内昼夜讲修恩怨，各立门户起来。彼此拜贺的拜贺，日日挂匾送屏，忙个不了。又用了许多新人充京营都督等官。各领扎付并无衙门兵马，真是一张告身，不能博得一醉。大家上下胡混，这些为国家的正人，明知无益，也就退位藏身，一凭汪黄二人主张便了。古人说这个党字，贻害国家，牢不可破。自东汉唐宋以来，皆受门户二字之祸，比叛臣阉宦敌国外患更是利害不同，即如一株好树，就是斧斤水火，还有遗漏苟免的。或是在深山穷谷散材无用，可以偷生。如要树里自生出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梢吃到

根，又自根吃出梢，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谓之蠹虫食树，树枯而蠹死，奸臣蠹国，国灭而奸亡，总因着个党字指曲为直，指直为曲，为大乱阴阳根本。这个党字也是圣人说过的，只是党有邪正，自然分了恩仇。君子说，小人是党，小人也说，君子是党。那孔子也说道：“吾党之小子狂简。”又说：“吾党有直躬者，人之过也，各於其党，君子群而不党。”先从东汉说起，先有一班君子陈实、荀淑、李膺、陈蕃、窦武、黄琼、刘宠、范滂、郭泰等俱是一时大贤，只因群贤附和太众，互相夸奖成了风气。每一会葬常有七八千人，编出个口号来，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厨、八及之号，那时见宦官专权，群贤匡扶汉室，剪除了几个宦官。后来十常侍专政，奏说大臣钩党，非毁朝政，把这些范滂一等贤人君子捕的捕、杀的杀、株连钩党不下千家。到了灵帝，黄巾贼起，钩党不绝。因何进要全诛宦官，借兵边外诸侯，董卓曹操进来乘乱，才亡了汉家天下，这是第一个党字丧了汉朝。到了唐宪宗时朝内李吉甫与李绛各有朋党，后来李宗闵对策，每每讥刺李吉甫，至吉甫之子李德裕进位宰相，遂修恩怨，因降了吐蕃，牛僧孺忌德裕有功，上了一本，说待四夷以信，不可收吐蕃的降将，逐还与吐蕃，分裂而死，因此两相水火，叫做牛李之党，藩镇分权，唐室衰微。李德裕李宗闵党祸不解，因此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党难。后来朱温篡位，白马清流，杀了士大夫千余人，只为这党字。到了宋神宗朝，正人君子不少，元祐年间又立起党人碑来，王安石蔡京为首，把司马光一班正人贬尽，杀尽，才有了金人之祸。直到高宗南渡，还有这个党的根在人心，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时，便自依门假托，认了各家门户，所以到做官时，全不为朝廷，只以报复为主，这个党字可不是累朝的祸根。到了高宗建炎五年，宗泽守汴梁，死后曲端为大将，守着宗元帅的规矩，略有进取恢复的光景。不料张浚听信汪黄之言，说曲端靡费了国家钱粮，久不进兵，把

曲端一个忠臣贤将斩了。这些旧时招抚的王善一班名将，一时尽行散去。那些各营人马逃的逃叛的叛、屯田的也不屯田了，守堡的也不守了，数年苦心收拾的残局一朝而尽，用了一个不清不白的杜充，系江黄门下来顶曲端的缺。一到了汴梁，先把军兵的月饷克减了一半，又要加派钱粮，使百姓养马助饷，弄了一个稀烂的，后来因宗泽曲端尽忠而死，有诗曰：

自古孤忠独立难，谁能一手障危澜？

女娲欲补天仍破，精卫空衔海未乾。

杨柳风轻争向暖，松杉冰冷不知寒。

拍床呼渡终何益，父老伤心血化丹！

却说这金营里兀术四太子、韩离不、粘没喝等，只因宗泽守住汴京河上，立下营砦、战车，件件有法，又且足智多谋，几番河上大战，金人大小败了十三阵，不敢再过河来。只在山东地方侵掠攻取了许多府县，刘豫是济南府知府，原是一个生员，为行检革了前程，在京原例，做了监生。乘着大乱先钻营了一个知县，到了徽钦北去，中国无官，就谋干了济南知府。原是无耻的小人，见金兀术兵到济南，开门迎降，即时剃头垂辫，学起番语来。又遇见金兀术营里得宠的个材官鞑子，名唤刘安，原是他叔伯兄弟，自那年金后入关掳去了，如今做个小材官，在兀术左右。把刘豫的本领，投北的诚款，细细在兀术面前帮衬他。有一日，兀术传进刘知府，要问取汴梁之策，刘豫忙跪下禀说：“天兵一到山东，不战而降，已知天意了。这汴梁已在掌中，今闻宗泽已死，曲端被张浚杀了，除此二人，南朝再没有可以守河南的人，正好乘机暗取，攻其无备，可不战而得。只是一件不愁汴京难得，只怕汴京难守。这汴梁虽系残破，原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又接连太行山寨，千里不绝，还有百万人民，如不得一个中国之人在此屯守，只以杀伐为威，这些二河的豪杰，一面顺了，一面又反。金朝兵马虽强，时

去时来，又要专力图取江南，得了汴梁，如不能守反为心腹之病，首尾不顾，把金朝人马隔做两截，腹背受敌，大为不便。毕竟以中国人治中国，立做金朝行宫，存下一枝大兵，方可长久，是为万全之计。兀术大喜，就即时上了金主一本，使刘豫暂署河南，封他为齐王，即领粘没喝人马，袭取河南，刻期渡河，有诗单说汉人可笑：

莫道生为草莽臣，受恩深处结成亲。

宋人学得金人语，还替金人骂宋人。

又：

破船渡海不同心，宋失中原反为金。

自古舟中多敌国，一家人害一家人。

话说刘豫领兵袭取汴梁，恰遇着宋朝刻印元裕党人碑的时节，把一班忠臣良将人人解体，个个离心。汪黄二人专以逢迎皇上，要日日南奔。这些将士有忠义的专以志在恢复，想日日北伐。后来把赵鼎、张浚一班人或是谪贬远州，或是调任闲地。这些忠良武将岳飞、吴玠等分往各路，全不把汴梁在意，一似全全舍了河北与金人，免他来争这江南一块土地一般。早有人将南朝信息打报与金营兀术知道，汴京无人镇守，武备懈弛。金粘没喝原是得过东京，掳徽钦北去，走过几番熟路，不消用向导的。指日从燕京大兵十万，明说是攻江南，却暗地里改路，昼夜并行，一日夜走三百里。到了汴河，如入无人之境，原是金兵杀破胆的，又因宗元帅亡后兵，马钱粮一律废弛，准敢来与金兵为敌。连夜过河早到汴梁城下，这些城里城外百姓妇女们，抛家弃子，也有往山里避的，也有往城里躲的，总是在城的要求出城，在外的又要求进城，这村里往那村里躲，那村里又往这村里躲，母哭儿啼。金兵逢人就杀，好不可怜。有诗单说离乱人民遭这大劫，没处避这条性命，多少佳人才子、图书宝玩，死的死、烧的烧，把个文明世界一时草昧

起来,不免有陵谷之感,四诗为证:

故王宫殿夕阳多,田窦倾移势易过。

汉喜功名迷甲第,唐遗词赋吊山河。

花明绣岭疑苔□,鸟唤邛原送殒歌。

常叹袁晁冤险似,郭门东市路如何。

这一首诗单说宋朝因这党人起祸,专以门户修复嫌怨,致令今日国破家亡,自家身命不保。

椒房紫禁帝王宫,楚炬焦烟夜火青。

太庙金环争出市,玄堂玉碗永辞陵。

障泥乱割芙蓉锦,缀甲群分珠翠屏。

不信罽□容走马,秦庭汉阙昔曾经。

这首诗单说金兵进了汴梁,把宋家陵寝发掘了,原有宋太祖传至徽宗的九庙神主,虽然孟太后移去江南,那九庙不忍毁废,春秋随旧设祭,今被金兵焚尽,把太庙黄绫锦帐都割做马上障泥,珠翠围屏分了钉成衣甲。

广陵洛浦蕊珠仙,沉水薰香伴茗煎。

画里明妃啼马角,笛中蔡女咽狼烟。

风飘蝶舞浑无梦,水泛桃花不记年。

青鸟已归瑶浦冷,林深月黑叫鸱鸢。

这一首诗单说金兵一入汴京,把这良家妇女有名娼妓,凡系美貌少年,一概收入大营。那绝色的献与兀术,富贵之家叫他倾家取贖。如没人贖的,或嫁在娼门,或配与兵士,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

周篆秦蝌古玉光,灿然文彩裹缥緲。

琴鸣鲁壁经仍化,虹隐丰城剑亦亡。

劫火再经重入土,物缘将尽自为殃。

兰亭旧本人间失,何处风雷护秘藏。

这一首诗单表汴京既破，数朝典籍、法器、图书、古画商□周鼎、宝剑、名琴，俱被烧一空，不止人物遭劫，就是古来相传的宝玩，也是有个定数，要毁灭的。这粘没喝兵到汴梁，那留守的杜充和开封府尹俱是一起新人，从何抵挡？只得开门出降，进得城来，那城内外已杀死人民无数。刘豫进得宫来，那有皇都气象，高宗去后，孟太后领宫人宦官将宫中宝器久已空虚，只有些粗重不堪和龙床御座虚虚陈设，还有几个年老内监不能南去，在宫中住着两间破殿。艮岳花石久被军拆净，各样奇花名树取来烧火，真是金妆玉钉琉璃殿，化作野火寒萤飞砾场。刘豫一面使人修整不题，唐人有诗：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刘豫出榜安民，重修宫殿，再整城池，把那投降各官照旧职留用。粘没喝留下三万金兵，使大将军粘罕镇守城池，辅刘豫坐了河南。这刘豫接了金主旨意，也就弄了一顶交天两□的金帽子，往前歪戴着，穿上一件秃尾龙的草兽四爪的蟒袍，紧上条金镶玉玲珑盘胸宝带，绿斜皮锦沿边的麂皮战靴。京城还有杀不尽的毛实，妆成内监，造了半朝的銮驾，择日设朝登殿。汴京文武各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都来朝贺他，也是他该有此不义的官贵。正是台上扮成花面净，人间不识草头王。俗说一日为君胜似一世为民，不知他应在那个紫薇星，金人巧於愚弄，汉人其妙如此。那刘豫也只说我命中定有些帝王的福分，那知是戏箱里唱曲的扮出那周氏辱齐的愍王来，这个帽儿可是戴得常的，后来把妻儿女儿都奉承了金人，还把本藩杀讫，真可一笑。刘豫一面招抚百姓，安顿军马，粘没喝自领人马会同兀术南征不题。那宋朝君臣那一个敢来问一声呢，只为君弱臣邪，忠佞不分迷国政，因此民逃地削，乾坤一半属金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汴京诗：

幽蓟烟尘入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

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

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

荆榛一闭朝阳路，唯有悲风吹晚松。

单表富贵无常，沧桑多变，麋鹿苏台，尚作馆娃之梦，杜鹃蜀道，空闻望帝之呼。虎头健儿化为鸡皮老翁，邯郸才人嫁作厮养卒妇。况复改朝换代，剩水残山，魏国江山，半是衰草夕阳，汉家宫阙，但见荒烟流水。前八句诗是南宋赵子昂所作，此人姓赵名孟頫、字子昂，本系宋朝宗派，因南宋为元所灭，不堪流落，仕元为学士，伤故宫离黍，又有一诗：

露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

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

苜蓿总肥宛骅马，琵琶曾没汉婵娟。

人生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如惘然。

前后二诗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自金人掳二帝北去，高宗渡江以后，中原沦没，河北流移，军民无一日之安。或是朝属宋

朝，暮又属金国，村落绝烟火，一望千里，尽是蓬蒿，家家枵腹，处处反叛，不是征兵就是加饷。不消说那些大家久已避亡，可怜在北方无可常住之地，在南方也非久乐之乡。渐渐金兵南侵，宋朝微弱，上下偷安，宗元帅收拾的汴京残局，一朝尽失。金朝立刘豫为王，日日整练兵马南侵，这汴梁为东汉以来五代、五朝，历代建都之地，所存的百姓不过十分之二。随是甚么大家，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只有这些行户娼妓人家随地杨花乱滚，不管天下大乱，况且东京风俗淫奢乱一番，安顿一番。也有被兵火动掠的，也有通些线索和金兵往来，反得些白财的，因此妓女们这一行人，倒还有些气色。这刘豫奉着金主之命，做了河南齐王，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被金兵先抢去了。就有这些臭烂的毛实和那趋时的兵将劝他册立王妃，选取宫女，也要三宫六院，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一时间充满，做金兀术的行宫。一面出榜：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俱要赴开封府报名。娼妓三十以下，俱要赴宫中亲选。这汴梁人民吓得手脚无措，按下不题。

且说清河县勾栏里李铭吴惠，原是有名的乐户，因李娇儿在韩离不营里做了夫人，时常想着吴银儿一个好心性儿，还是当年一个美人，如何教他流落了。使李铭传信上清河县，叫吴惠上东京来住。如今汴梁宫殿做了四太子的行宫，凡系北方大都督们俱有私宅，在东京安顿家眷。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官，依旧修得整整齐齐，朱门绿户好不齐整，叫吴惠上京好歹带携他个出身的去处。那吴惠在清河县里遇了大乱，连他妹子吴银儿也不敢接客，怕金兵掳去连性命都不保的，藏在乡村里和贾四老婆一搭里住着，连年来极穷，也是合该发迹。吴惠因上城来买菜，那一时山东六府已尽属了金朝，听刘豫的号令，各处安了营，金兵时常到清河县养马。这吴惠才进得城来，被一个番兵拿去喂马，一条绳子拴起来，不容分说，叫他挑了弓箭、枪刀、随身行李，弄

了一担大刀背打着在马头前飞跑。吴惠那里敢分辨，只得随行到了察院官衙门首，才然入下行李，又叫他抬马槽，煮马料，忙到二更天气。吴惠又没碗饭吃，那里寻法逃走。正然切马草间，只见一个兵进来问道：“你这蛮子，是那里人？姓甚么？”吴惠答道：“小人姓吴，本县人，在城东村里住。因上城来，遇见老爷们，如今行李已挑了来，马草俱已切完，望老爷放回小人去罢！家里有八十岁的娘，要不回去，饿也饿死了。”说毕，跪在地下放声大哭。那兵道：“你叫甚么名字？”吴惠答道：“小人叫做吴惠。”那兵笑道：“你可是吴银姐的哥哥么？正没处找你哩，遇得正好，如今有东京韩将爷营里李舅爷寄个字儿与你，你可是他不是他？”吴惠惊疑不定，待说出真名来，又怕金兵着落他名下，要追出他家妹子来不是耍处。待不说出来，又见说话有些来历，万一有件好事透出财星来，不肯招认，反打开财神岂不是当面错过，寻思一会才答应道：“小人的哥哥是吴惠。”那兵道既是你哥哥这里有封书你捎去罢。”吴惠问道：“这李舅爷是那里人，怎么认得小人？”这兵道：“他是你清河县人，前次破城时在韩老爷帐下收用的，李奶奶的侄儿，叫做李铭。如今我家老爷待他极好，现吃着旗下一个守备的俸粮，还有一个妹子李桂姐也做了夫人。老爷爱他一家，时常叫进李舅爷去，炕上一个桌儿吃饭，好不敬重。说一听十的，满营里人谁不尊他。”这吴惠听了半日，才知是旧日构栏里一同当小优的李铭，号李日新，知他得了地，我早该去投他。谁知他到不忘旧情，捎信与我。今日这个机会，定然有个好光景。说不及话，这兵早去他腰里取出个皮合包来，一张油纸封着一个小护封红帖儿，钤着红图书，拆开一看，俱是几行大字，就有个官宦的气象，上写：

久别

仁兄，不觉数载，常念同声一气，各守门户，乐有十分，今忘

其八矣。不料乱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将军幹老爷收为侧室，弟叨光武职，暂寓汴京大街旧杨尚书宅中，如兄肯同银姐入京，自有际遇，有此资本何忧穷乏，今托营兵粘木寄信，临书拭目望之。字寄

祥字吴老贤兄下体

眷弟李铭顿首

吴惠原因学曲略识些字，见他来书端整，打着两个图书，一个是李铭之印，一个是别号日新，俱有核桃大字，便知是有了官腔，喜个不了，忙放在袖里，问这兵道：“李爷如今甚么官职？”那兵道：“老爷看他一眼，本上带个名字，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现如今吃着守备俸，十数匹马跟随着，好不体面哩。”吴惠点了点头道：“他叫我去投他。那有这些盘费？”那兵道：“能用多少盘费？俺这营里摆拨的闲马，不住的直摆到东京，到了河上又有哨船，六把桨，昼夜三四百里。你如肯去，要马马上去，要船船上去。李爷托我捎信来，知是他亲戚，谁敢不送。”忙叫一个喂马的人来，取出一壶酒、一大块牛肉与吴惠吃。叫他该去时，到我这里来管帮扶你。吴惠吃了酒肉，满心欢喜，辞了金兵，走到家中，将书与银姐看了，大家说，李日新不忘旧情，打点上京去，好一似梅花香冷全无信，柳叶春生又有情。即如李铭这行户倡优至贱之人，知道甚么道义，到了富贵还想起旧日一班朋友，要来提携他，何况这一等正人，想起世路交游，又该如何。

雁有同行鸡有俦，呼群共食各分优。

如何反学乌龟法，一得头时更缩头。

到了半月以后，吴惠和银姐商议，这穷村里也没有出头的日子，既然李日新得了时，叫咱去投他，不如上京图个进步。把家里粗重家火一顿卖了，多少换三五银子，和吴银儿穿上几件粗布旧衣，扮成夫妇，先到城里会了那个金兵，说是要同他妹子上京，只

怕女人骑不惯马，得个小船上去更便些。那兵道：“这是小事。”随即去禀了他的将官，当时拨了一只夜行哨船，又送他二两路费，兄妹二人连夜上东京而去。不则一日到了汴梁，在城外先寻个饭店儿安下，吴银儿自去城里问信，找幹大将军的新府，和李舅爷的住处。找了半日，有人指着道：“驸马街中心门道，有两个大石狮子就是当初尚书杨绂的旧宅。”吴惠初到京城，唬得探头探脑，那敢乱走，直到了新府门前，好不齐整，但见：

三间滴水朱门，百尺凌云画栋，门前排□戟，十万貔貅听号令，堂中喧鼓吹，几群粉黛列笙歌。垂杨系马，银鞍锦帕，拴几多异色骅骝，绛□开尊，玉碗冰盘说不尽千般水陆，阶下健儿悬锦绣，怀中稚子插金貂。

吴惠到了帅府前，不敢高声问人，远远站在门首一个小茶馆里，那店主道：“老客，是吃茶的么，请进来坐。”吴惠故意走进去，坐在侧首一副座头上，那茶博士送了一壶茶一盘蒸糕，又是四盘茶食时果，吴惠吃了一钟茶一块糕，问茶博士道：“这帅府可是幹将军家么？”那人道：“正是，大将军从北京由山东回来，正在路上，不久进京，前日中军官领了十队披甲的迎接去了。”吴惠又问道：“这府里有个李舅爷，你可知道么？”那人道：“不知甚么李舅爷，他府里人多，时常来我小店里吃茶，莫不是一位李爷，极会弹唱的个俏人儿，有三十岁了，白净面皮，像是山东声音，你找他做甚么？”吴惠道：“这正是我的亲戚，不知他住在那里？”那人道：“他时常骑着马儿街上顽耍一手好琵琶，没有半日不到府门前的，你只在这里等候，不久也就来了。”吴惠等了一会，又将茶和糕吃尽了，只见茶博士走进来道：“这不是你问的那舅爷来了。”吴惠出得店门，从东一人骑马，跟随着十数个青衣，俱是军官打扮，大帽罩甲，也有拿着琵琶、胡琴的，也有拿着弹弓、气球的，一路上人俱起立两边，这少年扬鞭仰面，甚是气势：

春花春草自春风，何论深红与浅红。
绿帟从来夸董偃，锦堂常是狎秦宫。
每嫌资格尊文士，免较勋劳列武功。
一曲琵琶登上座，邓通曾也列侯封。

原来这八句诗单说人无定位，物无定价，世无定情，事无定理。那汉朝公主收了卖珠儿董偃，汉武帝这等一个英雄不加罪他，反封他为官，以悦公主之意。霍家奴秦宫擅了霍夫人房帙之宠，乐比王侯，那唐人李贺有诗曰：“秦宫一生花底活。”就是卫青大将军也曾做那平阳公主家奴，后来位极人臣，公主驸马亡了，即以卫青配他旧主。看官到此，你说世间的人还讲谁该是贵的，谁该是贱的，今日有权有势，前呼后拥，妆点出许多威武，一时失了势，那前日奉承我的佯佯不睬，好一似不识面的模样。那小人贱役一时侥幸得了权位，就把那眉毛竖起，鼻子朝天，那些逢迎人的又去逢迎他去了。休说这小人的眼孔原是时的，就是豪杰到此，也要眼里起火。即如汉朝两个国戚窦婴封了魏其侯，田□封了武安君，只因武安有宠，那魏其侯求他来一饭不可得，因而成仇，借灌夫使酒骂坐，以致灭族之祸。只因眼里有个武安君，心里口里放不下他。那李广因行军失道，贬谪了将军之职，在灞陵打猎回路，夜晚那灞陵有一守门小吏轻他失势，便关了城门，不肯候他，又奚落了两句道：“如今时势，只有新将军，那有旧将军？”到底不肯放他进城，李将军在风雪中立於城门之下，后来李广起用，才诛此小人，以正军法。因此说物无有一定的价，也没有一定的情理，只论个遇时不遇时便了。即如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在西门庆家下答应。只因李铭遇了金将幹离不，纳了他家李娇儿李桂姐为妾，使他顶了一个营官，做起偌大体面，小人志满气高，自然要夸大起来，谁去查他的根脚。却说吴惠望见李铭来得气象，与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敢提起那旧日行藏。当官的生理，只得走